

不因俊俏难为友

——论红楼美人的感官美

赖振寅 刘妍雪

(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)

【内容摘要】“淡眉如秋水,玉肌伴轻风”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以他淡若行云、深若瀚海的笔触塑造出了一个个轻灵脱透、画容诗骨的美人形象,至今令众多读者久怀慕恋。红楼中这些极富感官冲力的众多动静有别、神韵各异的美人,则分明构筑了这部人间奇书的独特魅力。一部《红楼梦》,上至仙子、皇妃、王孙、公子、千金,下至丫环、女尼、戏子、优伶甚至村姑,秀色可餐者比比皆是。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她们都是曹雪芹为世人精心烹制的一席人间盛宴的开胃菜!

【关键词】红楼梦 形象 病态美 阴柔 才情 悲剧

中图分类号: I207.411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7-9106(2012)04-0101-03

《红楼梦》一书中体现的人物审美观,可以说是明清两代人物审美思想的集中反映,其中又不难发现曹雪芹独有特色的审美思想和立场。而抛开那些过于琐碎具象的分类,从一种较为整体的角度探究红楼美人的之所以美,将不难发现,书中人物身上所呈现出的表象的感官美,应是风韵不一,千秋有别,又可谓别有滋味。

一、瘦为美

以女性为例,与明清两代文人研究女性审美时提出的观点相一致,女性体态之美是体现女性美的不容分割的审美要素。而各朝各代在体态的审美上也有各自特点。自先秦时期以“体长个高”为美的“硕人”、至魏晋凌波乘风、轩轩霞举的“洛神”、及唐代丰肥富丽的杨妃,随着人类审美需要的增长及女性自我审美意识的提升,女性体态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。宋以后,同文学思潮的变化相映照,体现在女性审美上,盛唐时期的“丰硕之美”很快便被孱弱纤细的“清癯之美”所取代,直至明清,这种“丰硕之美”似乎一直没有能够再力挽狂澜。

除了敏感的民族意识外,也许是出于对女性的人格尊重和朦胧的人文关怀,也许是为了避免陷于“虚减宫厨为楚腰”的流俗,包衣出身的曹雪芹在书中不但避开了人物脚的描写,对于女性胸部的描写,作者也如清代仕女图上的美人般采取了一种含蓄的躲避方式(仅见于尤三姐),但是,以瘦为美的审美思想仍然可以在书中多处得到印证:探春:“削肩细腰,长挑身材”(第三回);王熙凤:“身量苗条,体格风骚”(同上);林黛玉:“娴静时若娇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柳扶风”(同上);秦可卿:“风流袅娜”(第五回);小红:“容长脸型,细挑身材”(二十四回);袭人:“细挑身材,容长脸型”(二

十六回);龄官:“面薄腰纤,袅袅婷婷”(三十回);鸳鸯:“蜂腰削肩,鸭蛋脸”(四十六回);史湘云:“蜂腰猿背,鹤势螂形”(四十九回);晴雯:“水蛇腰,削肩膀”(七十四回)……这些柳娇花媚的美人处处露着一个“瘦”字。

而“品格端方,容貌丰美”的宝钗,也不过只是“生得肌肤丰泽”,但在听到宝玉搭讪说:“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,原来也体丰怯热”(三十回)时,竟也勃然大怒,先是冷笑回敬:“我倒像杨妃,只是没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!”后又借丫环使气:“你要仔细!……”如此声色俱厉、一反常态,完全不顾得当时过于激烈的反应可能对自己“罕言寡语,端庄凝重”的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。而对面露得意之色的黛玉“听了两出什么戏?”这样平常不过的搭讪,冷静下来的她仍然欲擒故纵地笑答:“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,后来又赔不是”,引得宝玉迫不及待地纠正后,才笑道:“原来这叫作《负荆请罪》!你们通今博古,才知道‘负荆请罪’,我不知道什么是‘负荆请罪’!”(三十回),毫不客气地给了宝黛二人绵里藏针的警告和还击。一向“温柔沉重,举止娴雅”的宝钗如此失控,除了与宝黛间的嫌隙作祟,多还是因为“体丰”之谗伤害了她作为女性的自尊,即便是拿风华绝代的杨玉环来相比拟,也不能抵消一个“丰”字带来的不快甚至恼怒。足可见以瘦为美的审美思想早已深深扎根在世人心底。

曹雪芹虽然也在文中以“肌肤微丰”的探春和“容貌丰美”的宝钗,以及许多始终未提及肥瘦的女子来极力消解书中“人比黄花瘦”的审美印象,但纵观全书,仍然清晰可见作者及明清时期世人“瘦”为主流的审美思想。

二、病为美

* 作者简介:赖振寅(1964—),男,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研究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、明清文学;刘妍雪(1977—),女,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。

林黛玉尚未出场,一个体弱多病的美人形象已呼之欲出:“身体又极怯弱”、“本自怯弱多病,触犯旧症,遂连日不曾上学”(第二回)。而作者借黛玉入府一幕,透过众人,特别是宝玉之眼,以他神来之笔,将一个“捧心西子玉为魂”的病美人形象深深烙进了人们心底:“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,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”、“态生两靥之愁,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”、“心较比干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”(第三回) 禀气柔弱、不禁烟火的黛玉之美,美得让人揪心;风流灵巧的晴雯受人谗毁时的一条重要罪状为:“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”,而王夫人一见她“钗歪鬓松、衫垂带褪”,登时就觉“有春睡捧心之遗风”,故而大为光火,切齿骂道:“好个美人!真像个病西施了!”(七十四回)且不论王夫人是否果有“见不得美人”,或“见不得‘眉眼像林妹妹’的美人”这样复杂的心理,既是奔着清理“妖孽”而来,仅“春睡捧心之遗风”就足以火上浇油。这又是一个得“捧心西子”之神的病美人,所以宝玉在她被逐后才觉“去了第一等的人”。晴雯遭遣,就是因为她长得太美,而之所以美得与众不同,究竟还是一个“病”字。晴雯之美,美得让人痛心,而在宝玉“面如中秋之月,色若春晓之花”这样看似平常的写照旁,却有着这样几句脂批:“此非套‘满月’,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,则皆可谓之秋月也。用‘满月’者不知此意”、“少年色嫩不坚牢”,以及“非夭即贫”之语,余犹在心。今阅至此,放声一哭”(第三回,甲戌眉批)。原来宝玉之美,竟也美得这么脆弱!这美,又怎不令人忧心?此外,还有秦可卿、龄官等身怀暗疾的美人,皆是些“一肌妙肤,弱骨纤形”之辈,秦钟等若许男子也多有“不胜”之态,甚至连“肌肤莹润”的宝钗,也有着唯“冷香丸”才解得的无名之症。而刚强泼辣的风姐,因病气交加,“不施脂粉,黄黄脸儿”,贾琏反而认为“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”(四十回)。

一路读来,但凡书中脱俗些的人物,几乎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病根,而略逊色些的,不知是否因了“东施效颦”之嫌,似乎连“病”的资格都没有呢。

三、柔为美

《易传》云:“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”^①。自《周易》就开启了中国古人对人体阳刚美和阴柔美的审美认识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中,对女性阴柔美的体现可谓淋漓尽致,推崇有加,而在男性身上,反则体现为一种阳刚美的缺失,或者说有意背离。作者就借宝玉之口道: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男子是泥做的骨肉,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,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”(第二回)。仅从容貌上看,宝玉是:“……面如桃瓣,目若秋波……”、“……天然一段风骚,全在眉梢,平生万种情思,悉堆眼角”,其文字字写尽女性美态,秦钟是“清眉秀目,粉面朱唇,身材俊俏,举止风流,似在宝玉之上,只是羞羞怯怯,有女儿之态”(第七回);北静王是“面如美玉,目似明星,真好秀丽人物”(十五回)“香怜”、“玉爱”是“妩媚风流”(第九回) 蒋玉菡是“妩媚温柔”(二十八回) 连仗剑走天涯的“冷郎君”柳湘莲也是“年纪又轻,生得又美”、“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”(四十七回);此外,贾芹是“外相既美,内性又极聪明”、“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”(第九回);贾芸是“容长脸,长挑身材,生的着实斯文清秀”……书中一千青年男子,除了“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”薛藩,和“腰圆

背阔、面阔口方,更兼剑眉星眼,直鼻权腮”的贾雨村,无论是作者入得法眼的,还是入不得法眼的,俱是些柳质花态的窈窕美男。作者对这些男性柔胜于刚的女态美似乎始终持有较为欣赏的态度,这些美男们在书中也多因这种女性化的相貌、气质而惺惺相惜,同时作者又借宝玉之口,对那些稍有阳刚之气的男性如贾雨村之流“贱而远之”。避开诸如以“变童”为典型的同性恋、滥交等社会问题不谈,仅就审美而论,书中处处呈现出一种“绰约多逸姿,轻君不自胜”的阴柔美。

四、淡为美

国人爱淡,由来已久,从对自然山水的崇尚,到人格修养的洗炼,莫不归向于一个“淡”字。“淡如君子洁如仙”,正是国人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完美人格。而这种以淡为美的审美思想体现在人物审美上,则更为突出,尽管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围绕宝玉写了许多女性调脂弄粉之事,但还是不难发现书中反衬出的以淡为美的审美思想的痕迹。二十五回写宝玉见了小红略有动心,早起想找她说话,“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,都擦脂抹粉,簪花插柳的”,旁有甲戌侧批:“八字写尽蠢鬟,是为衬红玉,亦如用富贵之家浓妆艳饰插金戴银的衬宝钗、黛玉也”。一芹一脂,都在此极力透露出对庸脂俗粉之流的讥讽和厌恶,即所谓“一生爱好是天然”。而对于倾注了作者无限深情的主人公,无论是宝玉的“面如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”,还是黛玉的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”,无疑都透着一种自然、清淡之美。所谓“阆苑仙葩”、“美玉无瑕”,从品格,到姿色,实是写尽一个“淡”字。写冰清玉润的警幻仙子:“其素若何,春梅绽雪,其洁若何,秋菊被霜”(第五回),这便为世间众生打造了一个极其淡雅脱俗又遥不可及的美人典范。芳官的“面如满月犹白,眼如秋水还清”,龄官的“眉蹙春山、眼颦秋水”,还有鸳鸯之白腻、平儿之清俊,妙玉之如兰,湘云之俏丽,皆是天然作成,淡无痕迹。而深怕宝玉被人“勾引”的王夫人,虽“最嫌赧妆艳饰、语薄言轻者”(七十四回),然而,“钗歪鬓松、衫垂带褪”的晴雯,却因“未十分装饰”,反而更添几分韵致,只一露脸,便令王夫人“真怒攻心”,使她自此再难逃厄运。除了西子捧心式的病容,这里头恐怕也有“淡妆”的审美效应的“功劳”。

而作者渲染他的以淡为美的审美思想最为醒目的一笔,是在宝钗身上。这个“罕言寡语,随份守拙”的富家千金,穿着多为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;“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”(第七回),连屋里也是“雪洞一般,一色器玩全无”(四十回),更不用说面庞是“唇不点而红,眉不画而翠”。宝钗从行事,到妆着,处处都是极力标显一个“淡”字,她的诗就曾明白无误地自写身份:“胭脂洗出秋阶影,冰雪招来露彻魂”(三十七回),一向气敛神收的她还毫不谦让地亮出那句自我标榜的名句: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,同时又不忘记讽黛玉“愁多焉得玉无痕”(同上)。非但如此,她还曾不无自诩地教导岫烟说:“这些装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千金,你看我从头到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?”(五十七回)也曾不无自赏地对宝玉说:“我最怕熏香,好好的衣服,熏得烟燎火气的”(第八回),旁有甲戌侧批:“真真骂死一干浓妆艳饰鬼怪”。天天带着金锁分明是大有深意,也还要故作淡泊地说是为的几句吉利话才带的,“不然,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”(同上),旁

又有甲戌双行夹批：“一句骂死天下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粉妖怪”。暗怀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之心的宝钗，不仅懂得以“藏愚守拙、沉重识体”和“博古通今、才学横溢”来收服上下，更懂得如何以一个“淡极”的形象来获得“艳冠群芳”的殊荣。

相对于黛玉的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”，宝钗之“淡极”，是强扭所为，恐有形淡实艳的穿凿之痕，而黛玉之淡，乃是“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”，是天性使然。但无论从正面看，还是从反面看，曹雪芹“以淡为美”的审美思想还是一露无疑的。人所谓“脂粉污颜色”，又有词云：“故秀色堪餐，非铅华之可饰，愁容益倩，岂粉泽之能妆？”^[2]铅华洗尽，玉面淡拂的美人总是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最动人心的一种。国人之爱，与作者之喜又岂止“所见略同”？

五、香为美

古有“美人在时花满堂，至今三载留余香”之句，着实代表了中国古人对女子“玉”体之“香”那种特别的偏爱。从“温香软玉”、“怜香惜玉”、“偷香窃玉”、直至“香消玉殒”，一“香”一“玉”二字足以代表一个令人摄魂夺魄的美人。香，赋予女性更令人摇神荡性的美，在世人心目中似乎比“病容”来得更为珍贵。通常的文学作品中，大多只是那些出尘脱俗、绝色难求的美人才有这种令人为之倾倒的体香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我们同样也嗅到了这种美。书中第五回写宝玉入得秦氏房中，“刚至房门，便有股细细的甜香”，甲戌侧批：“此香名‘引梦香’”。且不论此香在书中的功用，只说这香，是屋内熏香，还是久居其内的秦可卿留下的肌体之余香？书中未曾明写，但读者不免会同宝玉一起“眼饧骨软”，就着这细细的甜香生出无限的遐想，书中写警幻仙子，也有“仙袂乍飘兮，闻麝兰之馥郁”之句（第五回），此乃仙子之香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

除了“兼淫兼情”、“兼钗兼黛”的秦可卿和“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”的警幻仙子，《红楼梦》中有肌体之香的女子，自然当为黛玉了。第八回写宝玉与宝钗比通灵，“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”，此香虽“幽凉”“好闻”，也不过是“真坑死人”的“冷香丸”的香气。而黛玉之香，却是“货真价实”的体香：“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”。宝玉问是哪来的香，黛玉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”，旁有庚辰双行夹批：“正是按谚云：‘人在气中忘气，鱼在水中忘水。’余今续之曰：‘美人忘容，花则忘香’。此则黛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”（十九回）。黛玉身上这种“香的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毬子、香袋子的香”（同上），便是自然生成的女性体香，在与宝玉的嘻骂中，被她自己贬之为“俗香”，但究竟俗是不俗，恐人人之心，犹同宝玉。而之后又引出的一番“暖香”、“冷香”之说，虽是戏辞，作者用意却大深可深究。

宝钗丸药之“冷香”，与黛玉体内之“奇香”，都使女性更具一种钩心移魂的美，只不过清浊有别，雅俗不一罢了。因为香，才使得美人之美般般入画，而又百笔难描。而作者将这种销魂酥骨的奇香只赋予神清骨秀的黛玉，只由此就足以反推出作者爱黛玉之心犹甚于宝钗。而这种偏爱，恐怕也与读者隐含的审美心理暗相契合吧。

结语

无论哪个朝代，无论哪一种文学形式，倘若缺少了美人的香腮玉颊、青丝粉帕，则难免黯然失色。

美人之美，撩人魂魄。休说柳永那样的婉约派词人甘愿为心仪的美人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^[3]，就是辛弃疾这样以刚健旷达著称的铿锵豪杰，在壮志难酬、报国无路的痛苦、愤懑下也不免发出悲壮沉郁、荡气回肠的叹息：“倩何人、唤取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？”^[4]。正是这些清眸流盼、风情万种的美人，携手历代文人走过了那一段段或痛彻沉沦，或意气风发的岁月，她们是文人仕子酒杯里的明月、睡梦中的温泉、马蹄前的星辰、轻舟上的白帆，自始至终抚慰着世人痛苦的心灵，成就着人间向美的渴盼。而《红楼梦》中那些曾夺取读者许多泪水，带给读者无数不眠之夜的美人们，又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，成为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形象，永远闪耀着研读不尽的美的光芒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易传·系辞[M].
- [2] 明·叶小鸾. 艳珠连体[M].
- [3] 宋·柳永. 蝶恋花.
- [4] 宋·辛弃疾. 水龙吟·登健康赏心亭[M].
- [5] 赖振寅. 眼泪与冷香丸·黛玉、宝钗原型命意探微[J]. 红楼梦学刊, 1999(2).
- [6] 张法, 李修建. 美学读本[M].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8.
- [7] 陈维昭. 红学通史[M].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5.
- [8] 张少康, 刘三富.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5.
- [9] 苏鸿昌.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[M]. 重庆出版社, 1984.
- [10] 何红梅, 杜贵晨. 红楼女性·红楼人物百家言[M]. 中华书局, 2005.
- [11] 李希凡. 说情·红楼梦意境探微[M]. 人民日报出版社, 1989.
- [12] 张宏生. 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[M]. 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3] 傅璇琮, 蒋寅.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·清代卷[M].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05.
- [14] 唐富岭. 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[M].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0.
- [15] 王国维等. 王国维·蔡元培·鲁迅点评红楼梦[C]. 团结出版社, 2004.
- [16] 李希凡, 李萌. 传神文笔足千秋—红楼梦人物论[M].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6.
- [17] 徐振辉. 红楼梦家庭文化研究[J]. 南通社会科学. 南通师范学院出版社, 1991.
- [18] 王建疆. 修养·境界·审美—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[M]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3.
- [19] 冯其庸, 李希凡主编. 红楼梦大辞典[M].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
- [20] 蔡义江. 《红楼梦》诗词曲赋评注[M]. 北京出版社, 1979.
- [21] 胡文彬.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[M]. 中国书店, 2005.
- [22] 萨孟武.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[M]. 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, 1977.